

何炳松著作集

历史教学法

〔美〕亨利·约翰生著 何炳松译



何炳松



(一八九〇—一九四六)

字柏丞，浙江金华人。我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出版家。最早系统译介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并致力于与中国传统史学的融会贯通，对中国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



何炳松 著 作 集

历史教学法

〔美〕亨利·约翰生 著 何炳松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教学法/(美)亨利·约翰生著;何炳松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2

(何炳松著作集)

ISBN 978 - 7 - 5325 - 6637 - 2

I. ①历… II. ①亨…②何… III. ①历史教学—教
学法—中小学 IV. ①G63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0180 号

何炳松著作集

历史教学法

[美]亨利·约翰生 著

何炳松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56,000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100

ISBN 978 - 7 - 5325 - 6637 - 2

K · 1637 定价:2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出版说明

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浙江金华人,我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

何氏家学渊源,其先祖为朱熹再传弟子何基,几百年间,朱学成为何氏家学,何氏后人世代代秉承何基之风,居于金华北山,以读书讲学为乐。何炳松自5岁启蒙,直到14岁都是跟随父亲读书,这为他日后治学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根基。同时,这段学习经历使他认识到旧教育的弊端,影响其日后积极致力于引进西学、提倡教育改革的具体实践。

1912年,何炳松以成绩第一的身份获得了公派留美学习的资格。在美国期间,何氏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主修政治学、历史学。在普林斯顿时,何炳松对美国“新史学”派产生了兴趣,成为这一史学流派在中国的代言人。何氏归国之后,曾在北京大学、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大学等高校任教或任校长,又赴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又任暨南大学校长。北大时期及商务印书馆时期,是何氏的两个学术高峰期。在北大期间,何炳松开始向国内学界系统介绍“新史学”理论及教育思想和现状,还对浙东学派产生研究兴趣,继而研究中国史学史。在商务期间,何氏不仅完成了大部分代表性学术著作、论文,而且参与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论战。

何炳松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史学研究方面,他是一位融会古今中西史学理论、致力探讨研究史学门径的史学家。他翻译并撰写了大量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与世界史著作,积极探索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史学现代化的途径。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推求过去进

化陈迹，以谋现在而测将来”，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并且主张改进历史研究方法及最大限度地挖掘史料。这些观点和主张都对当时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何氏还是最早提倡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学者之一，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正是由于何氏学术活动的巨大影响力，尤其是对近代西方“新史学”流派的介绍和研究在中国史学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世人将他和梁启超并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

何氏一生著述甚丰，《通史新义》、《浙东学派溯源》、《历史研究法》、《近世欧洲史》、《中古欧洲史》以及译著《历史教学法》、《西洋史学史》、《新史学》等均可看作其在学术上的代表作品。此次所出版的《何炳松著作集》共九种，以收录何氏有代表性的单行著作为主，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史学论文合为一编，名为《何炳松史学论文集》。诸书所用底本，皆经精心选择。为适应现代阅读习惯，均改为简体横排，原书句读基本保持原貌，只对少数可能引起歧义之处进行了适当处理。诸书中所引的重要引文尽量进行了核校，一些明显的错字、古今字、繁简字径改，对于那些可能引起误解的繁简字、异体字等，则尽量不作改动，以存底本原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年8月

译者赘言

这本《小学中学中的历史教学法》，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历史教授约翰生亨利（Henry Johnson）所著，系《专门教育丛书》（*Teachers' Professional Library*）的一种。这部《丛书》主编的人为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白脱拉博士，所以这本书的前面有一篇《编辑者的导言》。

这本书最初在一九一五年出版，最新的是一九二二年的版，但是内容并没有什么增订。译者受王云五、朱经农两先生的委托翻译这本书，是在民国十一年夏天。后来人事匆匆，由北京而杭州而上海，转瞬两年有余，方告完竣，未免有负委任。至于译文自信尚还忠实，不过他能否副委托者的盛意，那只好请读者去下判决书了。

译者原拟于译完后做一篇导言，但是后来觉得他没有必要。第一，因为本书的目录很能提纲挈领，不必再费译者去做一番总结的功夫；第二，书中条理极明，而且详尽周密，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第三，译者很怕做导言的时候，容易将个人的成见参杂进去，反使真相不明，贻误读者。译者个人的私见，觉得这本书的著者显然属于美国现在所谓“新史学”的一派，就是鲁滨孙所倡的那一派：主张进化，主张今古的不同，反对以历史为褒贬或者作殷鉴的工具，反对专去记忆事实同时期，等等。

我们假使以为“新史学”派的主张是对的——译者个人很赞成新的——那末我们对于本书前面那篇《编辑者的导言》觉得他太旧一点，不能不说一句话。白脱拉博士好像还是主张我们可以

从历史中得着许多做人的教训；还是主张多记历史的时期（多记重要的时期我们当然不反对）；还是主张研究历史应从文学入手。这篇导言虽然出诸鼎鼎大名的校长的手笔，译者个人却不敢附和他。

何炳松，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志于沪北

编辑者的导言

白来斯(Bryce)开始他那部有光彩的《神圣罗马帝国史》的时候说：“在历史里面，没有离群索居的事实；而且正如说明一个现代国会的议案或者一种现代土地的转移，我们不能不回到十三世纪的封建习惯一样，在中古时代的各种制度里面，难得有一种制度可以了解，除非将他追溯到希腊、罗马的时代，或者古初条顿的时代。”

这是历史教师应该实行的第一个原理，亦是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历史对于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得来的知识浮面，贡献第三个方面。当一个人自称不受过去羁绊所拘束的时候，他宣布他自己的愚笨，而且假使他能办的时候，他一定要将他自己减少到下等动物的知识平面为止。这句话的唯一意思，就是他想去发明而且说明天然的同人类的世界，好像从前并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而且好像他对于那宏大的而且自欺的事业很有能力的样子。聪明的人，就相反了，他一定会在过去的记载中寻出他们的教训，使得他自己不至于再做什么已经证明是无用的、虚费的或者错误的事。他一定会注意民族的兴衰；人类野心的竞争，对于势力的贪心同渴望；男女爱情同仇恨，对于事实进行的影响；民族的迁徙；各种观念的产生，发达同应用；人类在文字上、美术上、科学上种种成功的记载；人类对于感觉以外究竟是什么，那种推测同信仰，目的在于寻出他自己知识同信仰的组织的坚固基础。

在美国一个最聪明的而且最成功的历史教师，哥伦比亚专门学校(Columbia College)利白教授(Francis Lieber)用一个他自己特有的方法，而用了这个方法，所以得到非常的结果。他在他的班上，从

一本德文译出的欧洲史便览里面指定一定的页数，当作一种练习。这本便览不过是一种严密的而且枯燥的事实汇编，包括时日、名字同重要的事实。每个学生必须熟习所指定的页数。当上课的时候，教师择定一个学生，叫他在同学的面前，将那时期英国的事情做一个大纲写在黑板上。用再三询问的方法，使全班学生统来帮助改正这个大纲。于是另叫一个学生对于法国做同样的工作，另一个对于意大利，如此下去一直到教科书中指定的材料完全统做到为止。于是这个教师用一种得意的神气向全班学生说：“现在你们已经知道某时期中欧洲各大国所遇到的事情了。但是为什么那种事情会遇到？你们不知道。你们不能在你们的教科书上寻出来，但是我来告诉你们。”于是这个有口才的而且有学问的教师倾出许多光明的哲学的解释，使得各种记着的事实永远活着在有运气的学生的心中。研究历史或者讲授历史再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好的了。学生对于根本的材料，时日、名字同事业，非诵习不可，而且诵习之后，非加以说明不可。说明是教师的事业。

三十多年以来，有一个强的而且常常发展的倾向，以为历史的事实是一种经济的因果关系的联续。有人竭力主张人类同民族的行为应该当作纯粹经济原因的结果讲。但是我们假使以为这种主张在历史研究中所占的位置比附属的或者第二等的还要高，那末我们对于人类经验上最显著的事实，就没有看见。个人的同民族的生活里面很有一大部分专心于行动同政策，这种行动同政策同人类经济的利害是直接冲突的，但是他们所以有这种行动同政策的缘故，是因他们信仰某种原理，因为他们坚持某种理想，因为他们深信某种看不见的而且永久的东西。有学问的而且真正的历史的说明，应该将历史当作人类社会的、道德的，同知识的、教育的记载，同时有经济的势力同定律占一个常在的但是第二等的位置。

现在很时髦的去反对纪年的学问，而且将大事时日的知识当作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对于这种趋向应该竭力抵抗的。纪

年是历史的根据,而且供给一种结构。不明白这种时日——纪元前四九〇年、纪元后七三二年、一〇六六年、一四五三年、一四九二年、一六四九年、一七八九年、一八一五年同一九一四年——的重要,无异失了一根以自然次序同因果关系去组织史事那种能力的导线。

假使一个学生能够受人引导从文学的大门进去研究历史,他就是一个有运气的人。希罗多德(Herodotus)同修昔的底斯(Thucydides),李维(Livy)同塔西佗(Tacitus),吉本(Gibbon)同麦可来(Macaulay),兰克(von Ranke)同蒙生(Mommsen),罗伦(Laurent)同马丁(Martin),不但是历史家,而且是文学家。他们使研究历史的人知道用表示的美术的工具去编演高等知识力量的过去的记载。做教师的人假使能够激起学生去爱历史的著作同构成一大部分历史材料的文学,他的讲授决不会无功。

白脱拉(Nicholas Murray Butler)

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一五年五月十八日

原 序

最近三百年来，因学校中历史教学问题而发生的著作，在几方面看来，是一种忧闷的著作。就中有许多我们可以不用费多大力量，当做一种条件不充分的诊断书去读的。当十七世纪，历史在学校中当做一种独立的科目郑重教授的时候，显然就有点不对的地方，而且从此以后亦显然有点不对的地方。这或者因为近世有一种进步的精神，继续在那里发见昨天的好处到今天就不好了。但是就事实而论，我们不能用这样阿谀的解释。各代所看得见的毛病，大部分是前代所看得见的毛病。而且有许多关于如何去改良状况的高等思想，无非是一种无意中复兴的旧思想。当历史还没有扰乱学校教员和平的时候，可美尼厄斯(Comenius)在他那部一六三二年完成的《大教训》一书中，关于学校历史课程，每年统有一种规定，而且抱一种开路先锋的热忱，特别注重我们现在所注重的历史各方面。当历史还没有成为学校课程上比较例外还要可尊的一种东西的时候，怀斯(Christian Weise)在一六七六年觉得古人的魔力实在太太，而且同我们现在一样，代近世时代辩护。到了十八世纪末年，已经同我们现在一样，对于学校中历史的教授，加以许多非难，而且当时改革家已预想种种改良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竭力应用的。

关于继续下去的毛病同关于如何去医治他们的高等思想，我们有同样的印象仍旧留在人类努力的历史上。但是我们看看历史教授的变迁所表示的状况，我们觉得有一种很怪的矛盾。历史教师曾经费了许多苦工夫，用一般的历史来改良一般的世界。我们从他们的成绩上看来，觉得他们并没有费了许多苦工夫，用历史教授的变迁去

改良他们自己的职业。独立发见的快乐，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照原理上说起来，做一个创造的人，总比做一个模仿的人来得好。但是历史教师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论，专门去研究其他教师的经验。他们深信一般人类的过去，对于一般人类是有价值的，他们实在不能反对说历史教授的去对于历史教师是有价值的。对于他们，这是应该很显著的，就是在曾经画过海图的海上不用海图去航行，并在曾经发见过的地方去作发见的事业，实在有一种无用的原质在里面。而且我们还可以说，独立探险的机会现在还是很大，这种探险事业的性质，只有那班具有旧日事业知识的人方能了解。

著者抱了这种信仰，所以在下面几章书里面，想将历史教授上过去的同现在的状况，述了一遍；自信较他人所述的范围还要广一点。本书的讨论一定不能充分，但并不因为引了许多枯燥的成语就是肤浅的。大部分概括的论调，统根据材料而来；这种材料的注脚并不能给我们一种暗示，而且这种材料倘使没有相当的扩充，亦不能给我们一种暗示。关于这部分我们能够尽量要求的，就是他可以供给我们一种指示，说明三百年来历史教授上曾经想过的同曾经做过的是什么。

这书的大部分，专门讨论潜伏的原理，同应用他们来应付现在美国历史教授的困难。目的在于尽力将能够使教室中的历史显出效用的各种根本条件，明白表示出来。亦并没有将个人的见解隐匿起来，这个见解就是学校中历史的研究能够而且应该是一种郑重的历史研究。但是这不过包括一种表示原理的应用，这种原理我以为对于那班不愿将历史讲授超出消息步骤以外的人是对的；正如对于那班以为学校历史应该包括说明历史真理的建设的人是对的一样。

著者自己对于男女儿童，深信他们有研究历史的能力，这种信仰比较普通教育讨论上的信仰来得大。但是这种信仰并不是“没有工作”去建设起来的。二十五年以前，著者抱了所有心理学的同教育学的善意，经过了教室中的直接经验，一步一步的到了一种见解，就是

历史讲授只要有意识的,无论在那个年级,统可以讲授的。一部分的证据,就是本书所提的练习,这种练习无论根据什么理由去判断他们,统是曾经在普通学校状况中亲身试验过的。

本书里面没有标题,但是有一种代替的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解剖课本,这就是目录。本书后面并附有一种关于历史教授的书目,一种历史著作的提要,搜集历史材料的暗示,研究历史的参考书同问题。

著者随便采用自己从前所著的小册一部分^①,但是本书的大部分是新的。他感激他的妻,因为常常的而且有价值的帮助。

纽约,一九一五年六月十四日

① 小学校历史适应儿童问题,《教育科记载》,一九〇八年十一月。已绝版。

目 录

译者赘言	1
编辑者的导言	1
原序	1
第一章 历史是什么	1
第二章 各年级历史分配的问题	16
第三章 目的同价值的问题	30
第四章 欧洲学校课程里面的历史	47
第五章 美国学校课程里面的历史	76
第六章 从传记的进路到历史	97
第七章 社群的研究	106
第八章 使过去成为真的	120
第九章 模型同图画的使用	132
第十章 地图的使用	140
第十一章 历史教科书	156
第十二章 教科书的使用	166
第十三章 参考书的选择同处置	187
第十四章 学校的历史同历史研究法	202
第十五章 历史同课程表中其他各种科目的互相关系	226

第十六章 历史的考试	240
附录一 历史教授法书目	257
附录二 历史名著的指南	262
附录三 图解的材料的目录	265
附录四 参考书选要	269
附录五 对于本书的问题	295

第一章 历史是什么

就广义的说起来，历史是曾经遇到过的无论什么东西。历史就是过去的本身，不管过去是什么。但是过去不能直接观察的。我们所知道的，一定要从时间、机会同人类的远见等，所保存下来的从前状况同事实的遗迹方面研究得来。所以当我们造成一个历史观念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这种遗迹，研究他们的方法，同研究所得的结果。无论那种过去事实的遗迹，统可以当他为一种可能的材料。我们平常说植物史、动物史，甚至无生物的历史。但是普通所谓历史，总是专指人类的历史。研究的材料，就是人类在世界上的生存，各种思想、各种感情同各种行为所留下来的遗迹。

人类过去遗留下来的遗迹，研究历史的人普通叫他们为历史的“材料”。历史材料的形式如此的不同，所以尽量的分类非常的困难，完全的列举实在做不到。就一部分意思说起来，人类现在所有的东西，统是过去留下来的遗迹：现在人的记忆，现在心理的习惯，现在的理想，现在社会的风俗同制度、语言、文学，人类工业上物质的出产品，人类物质的本身，同人类物质的遗体。历史的材料，普通可以分作二种：（一）有故意传下来的证据的；（二）古物或者过去状况同事实的遗迹。第一种普通叫做“传说”。他们包括：（一）口头的传说或口头的报告——稗史、神话、歌谣、轶事等；（二）手抄的或者印刷的记载——碑文、世系支派表、职官的名录、年表、编年史、札记、传记，同所有普通叙事的文章；（三）图画的表示——绘画、造像、人物或者地方的照片，建筑物城市同战场的图形、地图、图式。第二种普通叫做“遗物”。所谓遗物，当然是过去语言文学的或美术的表示，工业的

出产,法律同习惯等等的真迹。就一部分说起来,上面所说的区别是重要的。但是这种区别并不能绝对应用起来。有几种材料可以当他有意的亦可以当他无意的,这就是说,可以当他为传说或者当他为遗物,完全根据我们的观察点而定。例如一种新闻纸,里面包括了状况同事实的故意的表示;同时新闻纸这样东西不但是一种直接物质的遗体,而且当他一种报告看,无意中可以反照当时的风尚、兴味、欲望同精神。并不是所有的遗物统是传说,但是从一方面看起来,所有的传说统是遗物。

历史的材料再可以分作“第一等”同从第一等“孳乳而来的”二种。第一等的材料,亦叫作“原来的材料”,有时就单叫作“材料”。这种材料或者直接物质的遗物,或者当时的直接印象或表示。例如道路、桥梁、建筑物、纪念碑、钱币、器具、衣服、人类的遗体。又如个人直接观察事实所得的记忆,直接观察所得的报告、法律、命令、章程、宪法、判决书、条约、训令、公文书等的原文。从第一等材料孳乳而来的材料,可以叫作“第二等”,这就是说,直接根据第一等材料的表示;他们亦可以属于“第三等”,就是根据第二等材料的表示;他们亦可以根据第三等以下材料的表示,以至于无穷。但是此地我们又要知道这种分类的方法亦不是可以绝对应用起来。第一,许多材料的性质是混合的,一部分属于第一等,一部分属于孳乳而来的。观察人的报告能够以什么他们直接观察所得的为限,比较的很少。他们自己观察所得的陈述,往往同他人报告的陈述混合起来。从第一等材料孳乳而来的材料,亦是如此,或者一部分属于第二等,一部分属于第三等,一部分属于第四等以至于无穷。第二,同样的材料,从一方面看起来可以当作第一等,从另一方面看起来,又可以当作孳乳而来的了。例如费斯克(John Fiske)所记的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在来克星顿(Lexington)地方所遇事实的记载,当我们决定费斯克对于那件事实的观念,这就是第一等的材料;我们倘使要想得到那件事实的消息,这段记载就变作孳乳而来的材料了。